

第十五章 黑與白的間奏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範閑令一處捉拿戴震，正是因為對方身後有那位太監頭子。

京都裏的官員發現連戴公公都幹淨利落的服了軟，自然震懾於監察院一處的決心與範提司的手段，一處的工作，有條不紊地在京都裏暗中開展起來，依照往年的規矩，黑夜裏破門而入，悄無聲息地將那些官員請回院中。

突入起來的整肅行動，給京都帶來了一陣並不如何愜意的寒風，眾京官以為這位大才子又要像春天時的那場案子一樣，在京中掀起一場風波來。但漸漸人們發現並不是這麼回事兒。此次風波中查出的官員品秩都比較低，沒有各派裏的要緊人物，也沒有什麼牽連甚廣的大案。

朝中的大老，各皇子的臣屬，看在範閑的麵子上，戴公公的前車之鑒上，並沒有做出什麼激烈的反應，時日久了，發現這場風波並沒有涉及到官場的要害，隻是些零碎的敲敲打打，眾官本有些提著的心，也放回了腹中，猜想範閑隻是新官上任，借這三把火立危而已。

火勢雖然不大，但總有人擔心被波及，所以最近這些天，柳氏成了範府裏最忙的人，那雙往日裏喜歡毫無煙火氣遞過一張銀票取的手，如今開始極有香火憐憫氣息地收銀票，而這些銀票她自然全部轉到了範閑那裏，範閑又揀了大部分發到了處裏，又將剩下的部分送到了言府。

從古至今，從範慎的世界，到範閑的世界，錢財，始終都是收撫人心，以及安撫人心的無上利器。

所以監察院一處的職員們幹勁好了許多，而成功地親密接觸過尚書夫人手指的各派官員們，也心安了不少送錢的，收錢的，各自安慰。

=====

事務已經步入正軌，所以範閑近日沒有去新風館，而是坐在自家的書房裏翻看著手中的案宗。案宗是沐鐵歸納的，文筆雖不精緻。但勝在條例清楚。

戴公公的那位侄兒，在交了一大筆罰金之後，終於僥幸從監察院裏全身而回，鑽了慶律的空子，沒有移往刑部或是大理寺，隻是檢疏司的那個小官兒自然是當不成了，另外幾宗小案子也處理得比較溫和。

依道理講，監察院既然查檢疏司的案子，隻怕那位戴震不隻要掉烏紗帽，連那腦袋也保不住。不過範閑有些欣賞戴公公的知情識趣，幫自己減少了日後的一些麻煩，而且葉靈兒默不作聲地進宮幫自己說了話，卻又代傳了淑貴妃的一句求情話兒這個人情自然是要賣的。

史闡立看著書桌對麵自己那位年輕的“門師”，有些坐立不安。春闈之後，他的三位好友侯季常、楊萬裏、成西林已經外放為官，據來信講，在各郡路都做得不錯林宰相在朝中多年，各郡路州中，自然遍布著關係，這些人如今都把眼睛瞧著範閑，對於範閑的三位“得意門生”，自然是要多加照拂。

四人中，隻有他榜上無名，自然無法立刻踏上仕途一展身手。範閑臨去北齊之前，由給他留了封信，讓他等著自己回來。不料範大人回來之後，卻馬上接受了監察院一處的事務。史闡立實在不清楚，自己能幫門師做些什麼，想到友朋以為一方之牧，而自己卻隻能坐在書房裏抄錄一些案宗，縱使他性情極為疏朗，也不免有些黯然。

範閑抬起頭，看了他一眼，笑著說道：“是不是覺得太悶了些？”

史闡立苦笑說道：“老師年紀比我還要小幾歲，都能如此沉穩與繁瑣公文之中，看來學生也要磨礪些性子。”

範閑啞啞一笑，心想如果是侯季常在這裏，肯定會站起身來回話；如果是楊萬裏，說不定早就忍不住心中的疑問，開始質問自己為什麼私放重犯。隻有這位史闡立不急不躁，卻又不會言語乏味，自己當初決定讓他留在身邊，看來不是個錯誤的選擇。

“別叫老師了。”他說道：“我寧肯你叫我大人，不是官位太濃，實在是覺著感覺有些荒唐。”

史闡立愣了愣，其實考生比主考官年輕的事情，在這個世界上實在常見，他自己沒覺得有什麼不妥。

範閑將桌上的案宗遞了過去，問道：“你有什麼看法？”

史闡立不知道大人是不是在考較自己，隻是這些公文，這兩天裏已經背的爛熟，搖頭誠懇說道：“學生是在不明白老師...大人此舉何意。如果真是要打老虎，也不至於總盯著這些耗子。”

範閑笑著說道：“隻是給一處的貓兒們找些事做，熟熟手，將來真做大事的時候，也不至於過於慌張。”

史闡立假裝沒有聽到大事二字，誠懇請教道：“大人，在朝為官，自然要為聖上分憂，為朝廷做事，但是看大人這些天來的行事，雖然抓小放大，但總還是得罪了些人。”

“得罪人，使監察院必有的特質。”範閑解釋道：“你也清楚，監察院是陛下的私人機構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器，而是聖上的私器。我們隻有一個效忠的對象，所以不論是從宮中的角度，還是監察院自己的角度出發，我們必須要做一個得罪人的角色...而一處深在京中，被這京都繁華絆著，根本喪失了當初陛下的原意，不夠強悍，不夠陰狠。陛下讓我來管一處，自然是想一處回到最初那個敢得罪人的角色。”

史闡立再也無法偽裝什麼，門師已經把話向他說的這般透徹，隻有老實回道：“陛下是想大人...做一位孤臣。”

範閑點點頭：“不偏不黨，陛下向我成為第二個陳萍萍，隻是...”他話風一轉，微帶嘲諷說道：“我去院長大人府上拜訪過，府裏豪奢逾越王公，但那份刻到骨子裏的孤耿，實在非我所喜。”

史闡立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愁苦說道：“可是大人如果虛以委蛇，聖上天目如炬，自然看的清楚，怕是對大人的前程不利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，沒有說什麼，心想那位皇帝老兒一般情況下，應該不會動比老虎更毒的念頭。

史闡立也明白自己說的多了，轉了話題說道：“一處如今查案，雖然恢復了過往的傳統，開始在夜裏逮人，但是大人卻一直不肯遮掩消息，但凡有人打聽的都據實以告...學生是在不讚同。”

範閑感興趣問道：“為什麼？”

史闡立稍一斟酌後說道：“監察院乃是陛下的特務機構，之所以能夠震懾百官，除了慶律所定的特權之外，更大程度上是因為它的神秘感和陰...黑暗的感覺。世人無知，對越不了解的東西，越會覺得害怕。大人如今刻意將一處的行事擺在台麵上來，隻怕會消弱這種感覺。讓朝野上下看輕了監察院。”

範閑承認他說的有道理，但還是說道：“我知道你不讚同一處新條例裏麵的某些條款，比如發布消息之類，我也承認，如果監察院一直保持著黑暗中噬人惡魔的形象，對於我們的行事來說，會有很大的方便。”

史闡立有些意外門師會讚同自己的看法，心想莫非是您不甘心世人視己如鬼？想扭轉形象？

範閑接下來的話，馬上推翻了他的想象：“我也不在乎世人怎麼看監察院...但是你要清楚，我現在監管的隻是一處，而不是整個院子。一處身在京都，除卻那些紮在王公府上的密探之外，所有的事情根本沒有辦法藏著。京都官員多如走狗遊鯽，眾人間有千絲萬縷的聯係...既然沒有辦法維持一處的神秘，那我幹脆亮明了來做，也許還能多一些震懾。”

他接著認真說道：“但是，我隻是求查案的結果光明呈現，並不要求過程也是如此，中間用什麼樣陰暗的手段，我都可以接受...你應該清楚，我並不想成為一名聖人。”

史闡立點點頭，心裏極為安慰，看來自己的門師果然是一位敢於揭官場之弊，隻是暫時有所保留的人物。

範閑望著他，不知道對方對自己的看法，說道：“從今天起，但凡一處查辦的案子，在案結送交大理寺或刑部之後，你都要寫個章程，細細將案子的起由之類說清楚，然後公告出去，貼公告的地點我已經選好了，就在一處與大理寺之間的那麵牆上。”

史闡立瞠目結舌道：“這...這...這不合規矩吧，既不是刑部發海捕文書，也不是朝廷發榜，監察院...也要發公告？！”

範閑沒好氣說道：“不是監察院，是一處！先前不是說了要光明一些？難道你準備讓我寫本四處去賣？”

史闡立卻馬上喜悅應道：“這樣最好，可以解民之惑，又可以稍稍保持一下一處生人勿近的感覺...而且大人開了家

書局，辦起來最是方便。”

範閑氣得吐了口濁氣，起身往外走去，史闡立小心跟在他身後，終於忍不住問道：“老師，那學生這便是開始在監察院當差？”

範閑歎了口氣，知道這天下的讀書人終究還是不願意進入陰森無恥的特務機關，拍拍他肩膀說道：“你是我的私人秘書，我與父親說一聲，暫時掛在戶部，改日再論。放心吧，沒有人會指著你的後背說你是監察院的惡狗。”

=====

走入範府後宅那大得驚人的花園中，範閑皺著眉頭，“用黑暗的手段，達成光明的結果？”他自認自己不是那等委屈自己的聖人，雖然他很願意為慶國的子民們做些事情，稍微遏製一下官場**的風氣，至少保證南邊那道大江的江堤不至於垮得如此迅雷不及掩耳，但一處的整風，更多出自他的私心。

因為他雖然頂著個詩仙的名號，如今又有了新一代文人領袖的暗中稱讚，但與監察院積了二十年的陰穢相衝起來，對於自己的名聲總會有些損害，所以他要讓一處光明些。因為一個良好的名聲，會在將來幫自己很大的一個忙。

想到關於黑暗光明的那句話，不由就想起在北齊與海棠聊天的時候，說起的那句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...我卻要用它來對這個世界翻白眼。”，他不禁有些擔心北麵的局勢，不知道海棠能不能把自己交待的那件事情安排好五竹叔還在玩失蹤，，苦荷也沒有回上京的消息。

遠處的院子裏，隱隱有幾位姑娘正在閑話。今兒個是個大晴天，秋後的螞蚱在青草裏玩命的蹦躑著，樹上的知了也趁著蟬生最後的時光拚命叫喚著，掩了那些女子們說話的聲音。大寶在院牆那裏捉螞蟻，範思轍那家夥沒上族學，卻也沒在家中。

範閑眯著眼睛看了看，發現葉靈兒今天又來了，心裏不禁暗暗叫苦。這丫頭自覺地幫了範閑一個大忙，最近這些天老來府上玩，毫不客氣。待他發現葉靈兒身邊坐著的是那位羞答答的柔嘉郡主時，心裏更苦。十二歲的小姑娘變成了十三歲...可還是小姑娘，範閑可不想被小姑娘的愛慕眼光盯著。

最近這些天，他已經拒絕了好幾次李弘成的宴請，言冰雲還沒查清楚，他得先躲著。而今天他得躲著柔嘉，這位對自己芳心暗許的小蘿莉。體內真氣一運，小範大人身形一輕，施展出棍影下練就的輕身功夫，黃草上一飛而過，悄無聲息地躍出了府去。

=====

來到京都深正道那間王啟年花了一百二十兩銀子買的宅子，範閑坐在最裏麵的那件屋子裏，舒服地伸了個懶腰。這裏才是他最隱秘的老巢，除了啟年小組和陳萍萍外，連家中的人都不知道他時常在這裏辦公務與私務。

鄧子越神色鄭重地將兩個竹筒放在桌上，然後退了出去。他知道自己還不如王啟年那般得到提司大人的信任，所以很自覺地除了屋。

竹筒的顏色很相近，也許都是上京邊上燕山腳下的出產。封口處用的火漆也很相似，都很完整，應該沒有動過。隻是竹節上的隱秘記號，讓監察院負責傳遞情報的密探知曉，這兩封極隱秘的信，分別屬於北方係統裏兩個獨立的路線。

範閑拿起竹筒，首先是很認真地確認沒有人打開過。火漆上王啟年那一手頗有潘齡神韻的書法，確實不是好冒充的，這才放心地打開竹筒，取出裏麵的兩封信來。

一封信是司理理寄來的，一封信是海棠寄來的。範閑為了方便與海棠聯絡，專門為她設立了一條通信線路。

司理理沒有送來什麼值得重視的情報，雖然她已經按照範閑與海棠的計劃，皈依了天一道，但入宮的努力暫時沒有收到成效。而上京城中，沈重家破人亡，除了重重打擊了後黨勢力之外，並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。上杉虎也一直被圈禁在家，但信末說北齊國師苦荷已經回到了上京，一直閉關不出。雖然沒有人敢懷疑什麼，但司理理卻深信，那位絕世強者一定是受了傷。

範閑笑了笑，這個天下能和苦荷那吃人肉的怪物打一架的，也隻有那兩三位大宗師了。

海棠的信裏麵，卻是根本連那位大宗師的半個字也沒提他與海棠是互通有無的關係，自然也不指望她能說什麼，隻是關心那件祥瑞的事情安排妥當了沒有。

他想了想後，開始提筆回信，催促海棠履行當時的約定。這件事對於海棠來說，隻是順手辦的一件事情，卻對範

閑有極重要的意義。而在給司理理的回信之中，他隻是抄了李清照的一首小詞以示慰勉，並沒有多說什麼。

其實在處理一處的這些天裏，範閑思考最多的，還是若若與李弘成的婚事問題。這件事情根本不在於世子的人品如何，雙方的ZZ立場有沒有衝突。對於範閑來說，最關鍵的，隻有一點。

妹妹喜不喜歡？

若若已經表明了態度，不喜歡雖然範閑像所有的兄長一樣，對處於青春期的女生有些摸不著頭腦的怒氣，心想莫非你不嫁人了？但更多的卻是發自骨子裏的保護欲。既然妹妹不喜歡，他就要著手破了這門婚，這是很簡單的道理。

這不是小事，甚至可以說是範閑從澹州來到京都之後，遇見的最麻煩的事。聖上指婚，門當戶對，根本沒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撓這門親事的腳步。

所以隻有從兩個方麵出發：一，盯住二皇子那邊，時刻準備將對方搞垮，拖累李弘成，到時候再要求退婚，也許可行。二，從若若這邊出發，給出一個良皇帝都無法輕忽的利益誘惑，暫時讓若若遠離京都。

前一個手法，不知道會鬧出多大的動靜，後一個手法又過於虛無縹緲，連範閑自己都沒什麼信心。

“人道一將功成萬骨枯，難道自己要搞一出婚破除萬骨枯？”

他自嘲地笑了笑，心想到時候如果真的不成，也隻有麻煩五竹叔帶著若若丫頭天涯流浪旅行去，想來陛下也不可能因為這件事情，就真的把範府滿門抄斬了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